



梦里相逢

■ 肖江

堂屋的大门从外面被推开，人影一闪，一个人随风进了屋。

妈有些惊讶，赶忙站起身，张了张嘴，呆立在火炉边，紧紧地盯着这个身影。

妻子在妈身边的小木椅上坐着，抱着汐汐，看见妈这个表情有些奇怪。她用胳膊拐了拐我：“别看书了！那谁呀？你看妈啥表情？”

门老了，经常被风刮开，我早已见怪不怪。所以刚才那声音并没有惊动正在看书的我。我直起腰身，望向妻努嘴的方向，一惊，书“啪”一声落在火坑的边缘，硝灰飞了起来，雾蒙蒙的。

“爸？你是爸爸？这么多年，你去哪了……”好多话堵在嘴边，我却不知从何说起。我赶紧起身，扶住这个瘦削的身影。爸爸的手，冰冷。他一如既往地瘦削。

爸爸在妈妈身边坐下，妈妈机械地落座，似乎还未清醒过来。妻子无缘和爸爸相见，听我叫爸，赶紧抱着娃站了起来，有些拘谨，但还是轻轻叫了声爸。

爸爸“哎”了一声，看着他儿媳，点了点头，似乎比较满意。转头看看妈，又看了看我们，盯着妻怀中的孙女瞧了许久，清瘦的脸庞似乎有了笑意。

“不错！你们都长大成家，还有了我的孙！不过，你也老了！”爸爸望着我们，最后一句话是对母亲说的。

我对妻使了个眼色，她把汐汐递向爸爸。他伸出手，却往后缩了一下，但旋即又伸出去，有些发抖，把孙女稳稳地抱住，贴向胸口。“爸，这是老二，叫汐汐。老大叫朵朵，上学了。都是女孩。”

他自顾自地逗弄怀中的孙女，小家伙也不认生，不一会儿就“咯咯”地笑开了。爸爸的皱纹舒

展开了，眼角眉梢都藏着笑意。“女孩好啊，女孩好。”爸爸自言自语，似乎又是说给我们听的。

寒风阵阵，屋外高空的电线和树枝“呜呜”直响，房顶的灰尘从瓦缝落下。有些飘进火堆里，火花忽明忽暗，冒一股青烟，旋又恢复了平静。

爸爸望了望老房子，又看了看我：“方娃儿，你也长大成人了，这屋里你现在是当家人。现在人多，这房子快住不下了，该找你叔伯兄弟们商量一下，把这房子扒了，盖个大些的屋吧。”

“爸，你回来了，咱爷俩商量就成了！”

“爸老了，你自己决定就成。把房子建大些，让家人过好。记住，男人的肩上，就该有担当与责任！”

……

猛然惊醒，一切就这么突兀地消失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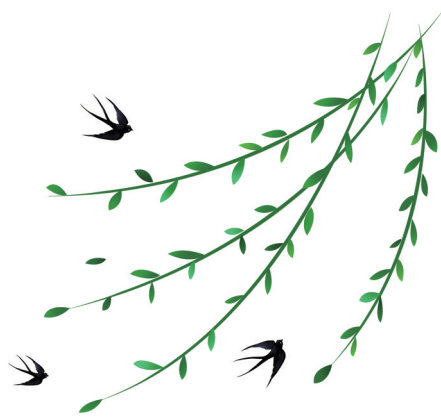
临近清明，爸爸怎么就突然和我在梦中相见了呢？这梦境太真实，真实得不像一场梦。

有三四年了，任我如何思念，他就是不来梦中见我。这是父亲去世的三十年里，最长的一段没有梦见的时光。今天午休短短的半个小时，父亲忽然就闯进了我的梦乡。这三十年的梦啊，父亲从未和我说过这么多话。难道在冥冥之中，父亲知道家里如今的状况，特意入梦来点拨他的儿子？

怔怔了好大一会儿，父亲的话依然在耳边回荡。他仿佛从未走远，一直在我身边，关心、守护着他的儿孙。在梦中，他依然对我谆谆教导，教我做人该有的责任与担当。

走向院子，屋外阳光明媚。父亲的身影依然盘踞在脑海，我默默地张望着故乡的方向。爸，我会常回去看您。不管漫漫前路如何，我一定会活成您希望的样子……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

春天的思念

■ 刘园

春风拂过，又是清明。后山平地上长眠的父亲，离去已整整二十年了。坟头的野草青了又黄，黄了复青，二十个春秋流转，这片父亲耕耘一生的土地，依旧藏着我心底最绵长、最厚重的思念。

爷爷体弱多病，大伯十七岁参军远行，重担过早地落在了父亲的肩上。他高中未念完，便放下书本扛起锄头，和奶奶一同守着后山的两块平地。春种秋收，寒来暑往，用一双糙手，撑起了一家老小的生计。我们兄妹三人，姐姐身有残疾，妹妹年幼，我最是调皮，童年的时光，大半都缠在这片田地里，跟在父亲忙碌的身影里。

几亩薄田是全家的指望，棉花、红薯、玉米、油菜，一季接着一季，从无闲时。父亲的背影，总是弯伏在田垄间，像一棵老树，沉默却有力量。年幼的我不懂那份辛劳，只知跟在大人身后嬉闹：看他和奶奶挖花生，便偷偷剥几粒塞进嘴里；跟着翻红薯藤时，他会用粗糙宽厚的手掌，裹着我的小手慢慢梳理藤蔓，轻声叮嘱：“红薯要晒足太阳，才长得饱满甘甜。”他说这话时，眼底温柔，比秋日的暖阳更动人。麦收时节是最忙的，父亲挥镰割麦，手起刀落利落干脆，母亲紧随其后捆扎装运，一家人靠着肩挑背驮，把一年的收成运回家，也把日子的希望扛在肩上。

后来我赴镇上求学，离家渐远，每次归乡，总能闻到灶间腊肉的香气——父亲总会早早取下腊肉，嘱咐母亲做给我吃。他的指甲缝里，永远嵌着洗不尽的泥土，那是他一生与土地相伴最深刻的印记。

父亲当过村小组长，也做过村里的电工，一年四季从无闲暇。他生性沉默寡言，从不诉苦，从不抱怨，日子再难也始终低头向前。农忙时犁田耙地，农闲时走村串户检修电路。他写得一手好字，村里的账本经他之手，记得工工整整，分毫不差。踏实正直，是乡邻对他最中肯的评价。

2005年的那场意外，猝不及防地带走了父亲，也带走了我最坚实的依靠。一晃二十年，那个跟在田埂间嬉闹的孩童早已长大，可对父亲的思念，从未消减，反而在每一个春日来临之际，愈发浓烈。

如今春风再起，坟头的青草随风轻摇，像是父亲沉默的低语。我伫立坟前，恍惚间又看见他在田间劳作的身影。那些藏在花生秧、红薯藤、麦垄里的温情，那些沉默无言的父爱，如同后山的泥土般厚重，深深沉淀在我心底，成为生命里最温暖也最柔软的牵挂。我知道，父亲从未真正离去，他化作了这片土地的风，化作了田垄间的光，永远守护着这个家，守护着我，岁岁年年，伴春而来，从未走远。

（作者系郧西县作家协会会员）

怀念父亲

■ 云舒

备战公务员考试的那三年，父亲的糖尿病一点点发展成了尿毒症，后来又恶化为肾衰竭。每周三次去医院做血液透析，成了他雷打不动的功课。

在医院透析室，我看着他脖子埋着的透析管，引出暗沉的血液，在机器里翻滚、过滤、净化，再缓缓流回他日渐衰败的身体。似乎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，沉甸甸的，让人窒息。父亲已经麻木于这种周而复始的折磨，只是枯坐着，沉默得像一尊石像。

透析结束后，我扶着他往家走。小县城的街上还是老样子，卖菜的吆喝，骑车的铃铛，孩子们追着跑，热闹得很。可这份热闹像隔着山，与我们父女俩无关。风里的烟火气，人声的嘈杂，都暖不热我心里的凉，只感到脚下的路沉得很，连呼吸都带着勉强。

后来父亲的脸越来越白，步子越来越慢，身子也越来越沉。医生说能试的都试过了，我们能做的只剩陪伴。不知从哪一天起，他再也下不了床，只能终日躺着。孤独像潮水，把他裹得紧紧的，偶尔翻身，都能听见他压抑的叹息。

有时，他也会情绪失控，对母亲喊：“去买瓶饮料！天天这也吃不了那也吃不了，这样活着，有啥意思！”母亲无奈，只能哄着他：“等好点了就给你买。”可我们谁都知道，这是谎言。

我心里的弦绷得越来越紧。从小到大，父亲对我格外偏爱和看重：高中时盼我考个好大学，大学时盼我读研究生，毕业后又盼我能有份安稳工作。前两样，我没让他如愿；这最后一个期盼，我还在备考的苦海里挣扎。

我总想着，一定要让他看到“上岸”，那才是给他最好的安慰。从冬到春，我把自己埋在厚厚的复习资料里，笔在草稿纸上划得飞快，连做梦都是行测题的选项。

可命运没给我这个机会。2018年3月，他的病情急转直下，带着未了的牵挂与遗憾，永远地合上了双眼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仿佛被生生剜去一块，留下一个再也无法填补的空洞。

葬礼结束那天，天阴沉沉的，我伫立在老家的院子里，看着他常坐的那个小板凳，突然想起小时候他总把我架在脖子上，去街口买糖葫芦。可如今，再也没人会笑着问我今天想吃甜的还是酸的了。

日子还得往下过。最大的现实摆在眼前：他盼的“上岸”，我还没做到。我没敢在悲伤里沉沦太久，白天扎在工作里，晚上台灯亮到凌晨，周末抱着习题册、网课笔记，笔芯换了一根又一根。有时候对着空荡荡的房间，眼泪会突然掉下来，可抹完泪，还得接着往下算。好像只有在这种近乎崩溃的连轴转里，才能暂时忘掉失去他的痛苦。

那年九月，终于收到了新单位的报到通知。然而这份历经艰辛得来的喜悦，却少了最重要的分享者。转头望去，老屋里空荡荡的，再也没有那个枯坐等待的身影了。

（作者地址：茅箭区北京北路101号）

